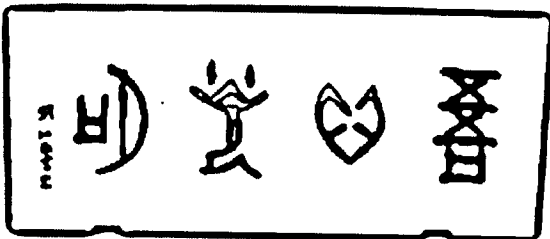


B222. 5/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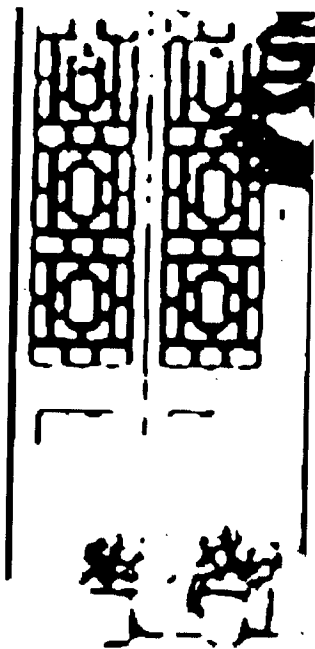
2007



〈說孟子〉第一卷：〈梁惠王篇〉

德性君王論

陳復 著



國家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德性君王論／陳復 著—  
台北市：唐山， 2007[民96]  
面：公分—(思想起文庫)  
ISBN 978-986-7021-52-6 (平裝)

1. 孟子-研究與考訂

121.267

96011125

### 德性君王論

---

作 者 陳 復

出版者 唐山出版社

1064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B1

電話—(02) 23633072

傳真—(02) 23639735

網址—<http://blog.yam.com/tsbooks/>

E-mail: tonsan@ms37.hinet.net

郵政劃撥：05878385 戶名：唐山出版社

印 刷 國順印刷公司

出版日期 2007年5月

定 價 380 元

---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832號

《盤古子說孟子·梁惠王篇》

## 無漏的儒學觀：《德性君王論》自序

如果任何儒者談論的心性學問，疏忽齊家並進而治國平天下的內在理路，那就是「有漏的儒學」了。因為儒學的內聖天然有著外王的進程，甚至有時會透過外王而更釐清自身的內聖，這點由孟子的思想裡獲得完整的印證。

敝人慨然發願把紫陽先生（朱子）首訂的《四書》重新梳理出一套嶄新的《盤古子說四書》，使得先秦儒學諸聖人的思想能大白於世，並藉此推廣盤古心

《無漏的儒學觀：《德性君王論》自序》

學這種最新型態的儒學，晃眼已經有四年了。這四年來，各種闡發心學的世俗工作紛至沓來，使得敵人改採口授的型態，由弟子書記，首先由弟子聲人書記出〈盤古子說中庸〉，再來由弟子永誠書記出〈盤古子說孟子：梁惠王篇〉，就是眼前各位看見的這本書了。想不到，雖然〈盤古子說中庸〉先展開書記，卻由於聲人承擔大量沈重的心學工作，目前竟由這本書率先出版，意外使得孟子實是心學最具體的思想起點的事實，因此而開顯，這難道僅是個意外嗎？

如果任何儒者談論的心性學問，疏忽齊家並進而治國平天下的內在理路，那就是「有漏的儒學」了。因為儒學的內聖天然有著外王的進程，甚至有時會透過外王而更釐清自身的內聖，這點由孟子的思想裡獲得完整的印證。我們在做書記的過程裡，會發現孟子無時無刻不在討論政治議題，然而，其討論卻又無時無刻不把焦點放回心性本身。因此，儒者的心性會開出能量，使得圍繞此心性的外在現象，其技術層面獲得妥善安頓，這只是個自然的流動情狀，並不需要任何知識性的「坎陷」。譬如說，有家室的人，其心性自然的流動情狀，就是使家人活在洋溢的心性波頻裡，自然知道要修身，如果只是自己要涵養心性，卻置本來就有

的家室於不顧，這種對正需奮勉安頓的善緣的忽略，正反映出對心性關注的失焦與失察！

心性與德性幾乎是同義詞，如果我們強要做點區隔，心性偏向指稱良知的內裡，德性偏向指稱良知的外顯，然而，這個外顯並不是在指現象，而是在指現象背後的精神。敵人深覺孟子並不被人瞭解，那不被瞭解的原因，正在於世人皆率任習性，喜歡拿某個覺者的漂亮話頭來就我，藉此展現自己同樣有涵養生命的企圖，卻不喜歡聆聽震聾發聵的獅子大吼，真讓洞見自己習性的覺者，過來打碎那慣常游離且慣常癡著的自我。常聽俗人諷刺儒者開創盛世的理想，並恥笑說中國的盛世從來只是個幻想，這話其實不錯，因為那些慣常諷刺與恥笑的人，同樣不可能甘願讓覺者來督責改善自己的習性，甚至認為自身潑灑出的自由纔是無上的價值，致使世間易亂而難治，果真無法激發出盛世的共願。

否則，盛世豈只是個幻想而已？當我們不幸遇上顛倒錯亂的時空，不應該光只是指責亂臣賊子，更應該觀看自己到底在如何縱容著自身的習性，使得亂臣賊

子能如此橫行囂張？亂臣賊子只是我們心底共同慾望的變現，在利益民主的社會裡，亂臣賊子更常是大家把慾望付諸實踐，透過自認為獨立的個人意志投票後的變現，因此，我們不能怪這個時空顛倒錯亂，我們更該怪自己心底念頭的顛倒錯亂，纔會讓社會如此顛倒錯亂。如果個人自身的意念能端正，那每個端正的當頭，其周遭的環境就會相應出實質的盛世，如果人人都能如此修身，那盛世的範圍自然就會不斷擴張，終至於成爲全部人類的盛世！

只要有三個人，就有政治。中文裡「衆」的古字，就是三個人字。只要有政治，就有管理的議題，受著西洋學問的影響，人類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，太過重視於「事的管理」，而完全忽略甚至鄙棄「人的管理」，人的心思變化，如何影響著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實質互動情狀，這完全不被看重，殊不知這纔是管理能否產生效益的關鍵因素。如果人已經養成慣常欺瞞自己與他人的心思，那制度（包括法律）的防範只能在最消極層面做濾網，然而制度只是透過文字對現象做出的觀念規範，其終究無法全然阻攔已經變異的人心忽然做出跳躍性的舉止，那往往就會使得某件大事因此功敗垂成了。因此，如何能漠視人心呢？全部會跟人

有關的議題，乍看起來好像是某個專業領域的議題，需要操作極其專業性的知識去梳理，其實，背後都是人心的問題，而且往往是極其原始的慾望問題。

敝人覺得，不能漠視孟子的獅子吼，因為這種聲音並不尋常！從佛教東傳中國後，一千餘年來，儒釋道這三種教化逐漸調和如一，這本是幸事。不過，自儒學沒落而降，敝人觀察，世間九成九會去佛教與道教廟宇寺院燒香的人，都是帶著慾望而來，祈禱該廟宇寺院的神靈成全自己的慾望，卻無關於成佛或成仙。這種透過實質反佛或反道的意念，反而使得佛教與道教因香火鼎盛而大興於世的現象，已經很久很久了。其後果就是佛教與道教越在表象上興盛，而國家卻越在實質上衰落，因為人心並沒有被真正調伏。真正的老師，不該對求教者心懷利益的供養，因而總在言語間觀其神色儘可能做溫柔順應，如此並不是在教人，而只是在利己。要認識孟子的聲色俱厲，就得由這個角度來理解，否則淨說著孟子同樣情緒尚有激烈起伏的話頭，其實對認識孟子或認識自己都毫無意義。

孟子體現出中國真正的人文精神，這點請容敝人在這裡鋪陳。心學有個根本

觀念，那就是世間全部的宗教與哲學，我們都應該心懷尊重，這是因為其創始者都是個「活生生的人」，我們只有先打從心底理解其是個活生生的人，由此認識其艱苦奮鬥的人生，纔能對其宗教或哲學的觀念有完整瞭解，並產生真實的信仰。如果先把那位偉大的覺者純然視作「神」，不能看見其灑落的生命感，那任何宗教或哲學的信仰者自身終究無法「悟其道」，這樣的觀念，其實套用在任何宗教或哲學去檢證，都會適用無礙。因此，不要怪孟子「太像人」，孟子像個正常人，那正是孟子拿真相示人，有些宗教或哲學的創始者會拿「幻相示人」，讓人先產生距離感，再來學習，如果你能領悟本來無幻無真，那只是教法不同而已，否則，他們活著的時候，跟我們同樣要吃喝拉撒睡。

儒家思想的本質是一種「夫子教」，意即藉由老師的名相，透過教人如何做個人，來讓人過著俯仰無愧的人生。只不過這種老師的心性更純粹，教育的內容更是鎖定於心性，已經不同於現在各種專業性的知識教授，因此更宜使用古語稱作「夫子」，而學習者宜稱作「弟子」，他們的心性交互映證著大道，體現出「雙子不二」。《孟子》全書原文有七篇，這本書只是在闡釋原文的第一篇，如果各



位知道這本書曾經歷過大毀，卻僥倖因為敵人的無私，曾把未經最後訂稿的文字刊在心學網給讀者閱讀，後來再拿來當作修改的底本，當知道此書出現的不易，而會更加珍惜你能手握住這本書實體的機緣。

敵人的太老師錢穆先生曾經有數本重要的著作都毀於戰火，其實，戰火只是個表象，任何能傳世的經典作品，都會因魔性的能量的戒懼而意圖損害，不使其最深密的精華流傳於世。即使《孟子》這本書本身都已經不是真正的原文了，我們這本闡釋《孟子》的後來著作，又該有什麼遺憾呢？其實，本來無一語，世間的經典都只是「因人說有」，順隨這因緣，世人會聽見什麼，那就是世人應該要聽見的聲音，至於不該聽見的聲音，則本來就不會聽見。敵人行道於世，雖然履經患難，不過總是賴天庇佑，化險為夷，平生尚有些弟子願意拋棄世俗知見，真誠聆聽敵人的觀想，這已是奇幻平生。敵人滿腔心懷盛世，言語不在眼前，卻字字能讓人活出新天新地，但願此生有幸能如孟子般，暢快講授無漏的儒學觀，如果想洗盡自身習性，觀看心性的深密，縱覽盛世的江山景象，恢復生命的本來面目者，再請你打開這本書……

〈德性君王論〉

陽明子降生五百三十六年（心學九年）四月二十日南平陳復自記於風城

## 孟子再世，當奮起做聖人！

劉永誠

對孟子的人格與思想開始有些認識後，永誠深深覺得，他是對世間有大情感的血性漢子，懷抱一種「雖千萬人，吾亦往矣！」的氣魄，去面對整個時代沈淪的洪流。單從這點來說，永誠認為歷史裡的聖賢英雄豪傑，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心境，那就是帶著德性的精神，不畏權貴的勇气，將良知化為具體行動，孟子正就是這樣一個人物！整個孟子思想裡，濃厚的革命精神，反映出如何透過德性，去建立起人類的理想世界。在孟子活著的時空裡，但見有統治者違背王道，他就會

〈孟子再世，當奮起做聖人！〉

立即發動輿論，譴責這些統治者的不義，甚至號召「正義之師」來推翻其暴政，如此大開大闢的胸襟，完全顛覆世人對儒家的印象，不再是道學先生的古板樣子，而是真實活過的人，不苟且於自己的生命，奮起做聖人！

夫子明白弟子永誠是個情感豐富的人，但是，礙於後天成長過程的長期抑鬱，這裡面包括童年與青少年的慘澹記憶，如同幽谷裡的陰霾揮之不去，使永誠無法活出自己由衷認同的樣子。透過孟子，夫子期許永誠引為生命典範，這對於永誠後天壓抑的個性來說，完全是一劑對症下的猛藥，大大強化永誠的自信與志氣。再說到勇氣的培養，孟子就是一個元氣淋漓的大人，他敢作敢為，有著為天下蒼生的幸福而奮勉的大擔當。這股勇氣裡有著充盈的「情」，那是來自於不忍弱小者被強權踐踏的深刻悲憫，這應該就是孔夫子說的「仁」。順此而實踐於外在的行動，會散發出精神能量的感召，這就該稱作「義」。其實，儒家最重視的核心，就是真切的情感，同樣也能直通著中國人嚮往的心性世界。

儒者的生命是為讓「仁義」充滿光與熱，並貫徹這樣的精神而活。讓人們都

能感受到道情的溫暖與愛，並世世代代地傳遞下去，若按儒家傳統的說法，就是「內聖外王」這四個字。孟子尤其強調內聖的工夫實踐，因為這是對人類心靈最深刻的探索，尋覓出探索意識與肉身最合適的協調，從盡心到盡性，再從盡性到知天的過程裡，逐漸明瞭上蒼如何與人的心靈意識緊密互動，達到「天人合其德」的實質道境。不過，對於永誠來說，能認識孟子並改造自身的個性，由愚痴到覺知的路程裡，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夫子無時無刻的身教與言教，讓人時常會有「孟子再世」的錯覺，使永誠有個具體學習的對象。

未認識夫子前的永誠，有過受到周遭同儕欺侮的痛苦記憶，不相信有人會真心對待自己，卻又渴望能融入人群裡。對於沒有遇見真正能效法與跟隨的老師，而時常感到無奈。永誠自覺做什麼事情都是個「半吊子」，雖然很想做出一番成績來獲得眾人的尊敬，卻因為懦弱的個性而不能去實踐。其實，永誠會想自暴自棄，做個惡人來控訴世界的不公，然而，一方面是個性的懦弱，一方面是本性的善良，前者做不了大豪傑，後者做不了大奸雄。在兩難中，永誠十八年來只能做一個厚臉皮的人，苟且偷生到二十來歲。

〈孟子再世，當奮起做聖人！〉

還記得因爲自己受不了破敗的人生，終於做出一個影響人生最重大的決策，那就是從技職系統轉考華梵大學哲學系，希望能尋覓出生命的意義，藉此更認識自己與改造自己，從二十年來陰鬱沈悶的氣質解脫出來。剛考上華梵，就認識學兄聾人，經過他善意的介紹與引見，認識了夫子，驚嘆於夫子淵博的學識與深刻的見解，後來更進而透過網路做遠距離學習。夫子覺得永誠雖然問題層出不窮，總算是心性乾淨的青年，而願意教育永誠，使得永誠終於在心靈有歸宿，成爲夫子的弟子。但，這十多年慘澹的記憶，使得永誠始終不能矢志向學，頑固僵化的精神，常讓永誠停滯不前，大好光陰總是每每白白被浪費掉。夫子費盡精神，來引導永誠面對內在的痛苦，要求每週四都必須書寫觀察自身心性的文章，藉此點滴消化永誠內在痛苦釀就的積習。

永誠如此固執難化，皆因心靈的自我封閉，造成世人皆不願意與我爲伍的淒涼處境，被人冷漠與譏笑，在無人善解照顧的十八年裡，內心的封閉也就愈加深重了。逐漸被迫拿寒澹而冷漠的眼光看待一切，常對人容易產生成見，卻不願意

真正認識別人，跟內心深切嚮往活出熱情的願望，在身心間劇烈拉扯。這三年來，在跟夫子的學習過程裡，因為這種內外交迫的心境，無數個夜晚都無法安然入睡。刻意逃避陰霾的心結，不肯認真面對，曾數回讓夫子大怒要把永誠「逐出師門」，纔讓永誠恍然震醒，收拾起精神，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來。事後，夫子常跟永誠說，心底各種挑戰過來的魔境，都只是為徹底的覺醒而準備，人只有坦然去面对考驗，纔是大丈夫！

雖然永誠有心結而不願面對自己，夫子完全瞭解永誠天生就是要做儒者的料，若是不做儒者，恐怕按照永誠的個性與能耐，不僅只是「抑鬱而終」，還很可能會「不得好死」。永誠沈痛的悔悟自己過去的人生，逐漸能感受到夫子懷著如大海般浩瀚且難測的慈悲，透過各種管道來感化自己，認真地教導永誠的心性，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對夫子產生「孟子再世」的錯覺，我完全能想像著兩千餘年前的孟子，他的精神是一種始終不放棄眾生，不斷奮勉的姿態，這同樣正就是夫子現在為大家在做的事情。

〈孟子再世，當奮起做聖人！〉

透過這種大情感鑄出的思想，就是心學，其背後有著延續人類整體理想的願望，那是個讓每個人都能活得很幸福，能安於自己從事的工作，能讓人生活出天命，而不會對世間心生疑惑，或是對自己的人生產生迷惘，不斷地質問自己：「我這樣賴活著，好嗎？」古人對於「養生送死」的觀念，總是跟理想世界的願望結合起來。從心學角度來詮釋孟子對於「養生送死」的觀念，就是讓人在世能因為完成生命的意義，而能安然面對死亡，最終俯仰無愧。孟子談養心，就是在談深刻瞭解自己的生命潛能，如何能不被外在環境蒙蔽了這潛能。這種大白話的說法，正是盤古心學解經的特色，讓古典思想能不斷創造出新氣象，永誠如此愚鈍的思維，都能因此輕易瞭解古人，而破除蒙昧。

而且，愈深刻地認識心學，愈發覺其中自能引領人發掘生命寶藏，使人自身的語言和思維不斷翻新，這應該就是心性的奇魅效應了。心學，只是一個比較籠統的學術名詞，更具體來說，盤古心學做為當前最新型態的儒學，重新開啓儒家深刻的靈性面貌，透過返本開新來說〈孟子〉，使孟子的精神與我們「心心相映」。藉由不斷給出正確的觀念，使人內在的良知幼苗能不斷成長，永誠自身可



說是在每週不斷做書記裡，逐漸把觀念釐清，逐漸把孟子的精神內化於自己的生命，終至於開始願意相信人的真心實意。這還包括本來永誠在平日裡講話經常會打結，無法好好做一個脈絡完整的說明，到後來能語意能清楚表達，這種改變對於一般人來說可能沒什麼了不起，但在這其間的過程，對從童年到現在，有嚴重學習障礙的永誠來說，這是一個很劇烈的突破。

在學習的路上，直到現在永誠還有很多狀態需要更加奮勉，常因個人積習的殘留而罔顧夫子的忠言，心性教育的嚴格，更讓永誠容易心生退卻，於是每每都要等到自食惡果，永誠纔會幡然悔悟，並緩慢長進些。然而，今天有幸寫這篇感言，再度體會夫子要弟子寫孟子書記的深遠含意，那是為喚醒永誠心靈深處的血性，不會忘記自己生命就是為了做一個儒者而活，涵養心靈，保持著純粹的意念，全部動靜舉止都是要成就健全人格，並對社會與國家負責。夫子如果知道弟子確實有改過的勇氣，與實際行動的動能，都會不計前嫌，重新接納弟子，夫子的仁愛是永誠親身體會的事實，孟子書記或許還能提供讀者思考生命的機會，其內容字字都是永誠琢磨改過革新的學習過程。我衷心的希望，這本書同樣能為您提供

〈孟子再世，當奮起做聖人！〉